



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闪闪的红星》评论集



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闪闪的红星》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2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4}$ 插页2

1975年5月北京第1版 197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261 定价 0.46元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1)
《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一个可爱的小英雄

——评电影《闪闪的红星》方 钜(15)

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

——谈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

的艺术处理小 峦(27)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祝新远(37)

一部细致动人的好电影

——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成就方泽生(40)

饱满的激情 独特的风格

——学习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

的艺术晨 林(52)

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赞歌

——学习《闪闪的红星》电影音乐创作

经验的体会黄 准(62)

电影音乐创作的新收获

——评《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创作 穆 静 (73)

改编贵在创造

——兼谈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改编

方面的成就 刘康润 (81)

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

——试谈彩色影片《闪闪的红星》

的改编成就 姚青新 (91)

红星育英雄 光彩照万代

——赞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 姜思慎 (102)

谈典型细节的艺术处理

——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学习札记 赵志强 (110)

要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

——从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谈起 伍 松 (117)

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观后

..... 四八〇〇部队 景廷旌 (122)

要善于从路线的高度立意 孟森辉 (130)

敢于破 善于立 李 愚 (135)

培养象冬子那样的革命接班人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观后

..... 北京制药工业公司党委书记 魏 锋 (138)

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评论组(142)

英雄年少 革命志高

.....上海第六电表厂工人 钟晓阳(145)

学习潘冬子 做革命小闯将

.....北京西四北小学红小兵(149)
大队文艺评论组

影片《闪闪的红星》对我的教育黄 帅(151)

小冬子的成长道路杜华章(154)

可贵的革命创造精神

——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成就尹 岩(164)

坚持“三突出”原则 为“儿童团”唱赞歌方 耘(174)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
《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是我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份考卷。它的诞生，是党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的结果，是革命样板戏登上银幕、推动电影艺术革命的产物。一句话，它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边学边闯地搞出来的。

下面，想就这部影片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初步的体会，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从路线的高度开掘题材，提炼主题

《闪闪的红星》原著是一部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它为改编电影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小说到电影，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的改变，而是从生活出发，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典型化，进行一次认真的再创作。

进行艺术构思，首要的一条，就是立意要高。所谓立意高，是指主题思想和英雄形象的基调要高。这部影片主要是写儿童、给儿童看的，但它不是一般的儿童片。我们不能向文化大革命以前拍的那些儿童片靠拢，不能追求修正主义宣扬的“儿童趣

味”，也不能追求虚假的紧张情节和惊险动作；不仅不能追求这些东西，而且应该坚决摈弃它，批判它，战胜它。我们的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我们的创作就必须对革命负责，对下一代负责，让无产阶级的崇高思想和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怎样才能达到立意高呢？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路线的高度，对题材进行严格的开掘，对主题进行反复的提炼，努力刻画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立意才能高。立意高不是脱离实际的高，而是在深刻地、典型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和斗争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较高的思想境界。学习这一宝贵的经验，把它运用到这部影片的创作中来，就需要结合我们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小说作者一起对原著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生活进行深入的再开掘。

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我们仅仅着眼于小冬子“在红星下成长”。围绕着这条线，对原作的人物作了些调整、合并，时间跨度作了些压缩。结构起来一看，象个电影设想了，但是又感到不满足：立意还是不够高，小冬子仍然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他的思想、行为还不能光彩照人。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题材开掘得不够深，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

于是，我们重新研究原作所反映的斗争生活，进行再认识。沿着“在红星下成长”这条线深入下去，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剖视到小冬子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时期，突出的问题是：革命成果“得而复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着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和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则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引来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把绝大部分的革命成果都断送了。革命成果的得失过程，深刻地表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

一切的。”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当错误路线被否定之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又可以经过斗争夺回革命成果，赢得新的胜利。四十年前我党历史上的这一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抓住“得而复失”的问题深入开掘，从路线的高度揭示这一场复辟与反反复辟斗争，既使影片的立意有所提高，又赋予这一革命历史题材以新意，也为小冬子的成长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到此结束。现实中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欣逢党的十大胜利召开。十大文件强调指出，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千百万”，都是从儿童团过来的。要重视儿童团，决不能轻视儿童团，这一光辉思想又进一步照亮了我们的构思。我们觉得，把小冬子放在复辟与反反复辟斗争大起大落的背景中去，还只是写了他的典型环境这一面；而要突出在大背景中的小英雄典型性格，我们的立意还必须“更上一层楼”，用我们构思时的语言说，就是要表现出“儿童团斗垮还乡团”。如果没有充分表现出儿童团的光和热，那只能表明创作人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一伟大真理。冬子的童年，是英雄的童年，他不是在等待胜利中慢慢长大，而是在夺取胜利中迅速成长，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冬子为夺回红色江山而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强调了冬子的“夺”，突出了他的斗争性格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能使人物上升为一个“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的无产阶级少年英雄典型。

我们把冬子放在最能反映路线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刻画，

并不是要让孩子直接阐述路线斗争，而是把他的命运和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冬子从一个小奴隶变成了革命的小主人，牵着大土豪胡汉三游街，扛起了红缨枪去上学；可是，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冬子又吃二遍苦；而在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革命重新蓬勃发展，冬子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通过冬子经历的道路和具体感受，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上，把两条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恶，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创作目的就在于通过冬子的形象，使我们的年轻一代记住：坚持或者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应该永远发扬中国共产党培育下的儿童团的光荣革命传统，坚决、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持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掌握英雄的成长和成熟的辩证关系， 努力塑造英雄的典型性格

在创作中，我们曾不断听到这样的疑问：十岁左右的小冬子毕竟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英雄，而不是成熟的革命先锋战士，他能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来塑造？能不能成为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革命少年儿童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从红军时代的儿童团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小兵，曾有过无

数与冬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既然现实生活里涌现过那样多少少年英雄，那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就应该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比实际生活中更高、更理想、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成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榜样。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影片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出发，在银幕上塑造好冬子的英雄形象，为儿童团高唱一曲革命赞歌，不仅为今天的青少年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且对于从儿童团过来的老一辈革命战士，也是一次幸福的回忆。

对于英雄人物的成长和成熟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成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更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成长的结果。伟大的群众斗争必然造就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他们从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思想上、才干上成长的速度往往超过年龄的递增，这是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所证明的事实。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一出场就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层层激化，他们的英雄形象又越来越高大、丰满。这说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是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对英雄的刻画应该从他不断成长、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来完成。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把冬子这一英雄人物的发展过程和相对成熟统一起来，把他的成长和高大统一起来，尽力在银幕上树立起一个可爱、可信、可学的“党的孩子”的光辉形象。

一、在冬子的身世、经历和斗争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他的思想起点；牢牢把握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性格特色。

冬子一出场，是一个年仅七岁的苦孩子，但我们没有在“苦”字上做文章，而是通过他想红军、盼红军的“开场白”，表现其强

烈渴望翻身闹革命的阶级情感，通过他与胡汉三第一次直接交锋时的“亮相”，表现其朴素的反抗精神。这样，从一开始，就阐明冬子性格的阶级特色，使他的起点高于一般的革命儿童。

我们坚持从正面描写冬子的“党的孩子”的形象，时刻不忘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少年英雄，决不片面地强调他“仅仅是一个孩子”而降低他的思想高度；同时，也不把他变成“小大人”。他在即将去远征的父亲面前立誓要“使劲长”，长大了也当红军，他的语言充满了孩子气，但也透出了“党的孩子”的气质。他巧妙地筹盐过卡，又嘲弄敌人哨兵，他的行动是机智的，也是顽皮的，是属于一个可爱的儿童团员所特有的。他把那碗多盐的野菜汤倒在大锅里，他把那件棉大衣披到放哨的叔叔身上，他的行为是崇高的，但这种优秀品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直接从吴大叔、宋大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学来的。凡此种种唯冬子所独有的性格特色，我们处处注意不把它磨平，不搞成一般化。

要突出英雄性格的美，还必须注意他的形体造型的美。这种美，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可等闲视之。那种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形体造型搞成五大三粗的做法，同把他们打扮得华丽、纤弱一样，都是丑化和歪曲。在冬子的形体造型上，特别是肖像造型上，我们强调要健美、挺拔，富有革命光彩。根据冬子特定的生活道路，我们为他设计了苦孩子、儿童团员、小篾匠、小学徒和小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形体造型；并在摄影上利用阶调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光效（如顶逆光、轮廓光、眼神光等），勾勒他的肖像的美。既突出他质朴淳厚的劳动人民气质，又体现时代、环境和年龄的特点，力求通过艺术造型表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达到精神美和形体美的统一。熬盐吹火时，冬子那件红艳艳的背心，辉映着烨烨火光，烘托着他朝气蓬勃的革命风貌；米店劈柴时，冬子

那把柴刀的有力起落，显示出他决心要劈开旧世界的顽强革命精神。

二、正确处理冬子与革命长辈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冬子为中心，以冬子为落点。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矛盾现象：冬子是主要英雄人物，却是被教育者；他的革命长辈是教育者，却是次要英雄人物。两者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要么是贬低了革命长辈的形象，使冬子的性格失去了根基；要么是孤立地突出了其他英雄人物，压低或湮没了冬子，使他相形失色。处理好这个关系，关键就在于：每一场戏，特别是重场戏，都要围绕着冬子安排，其他英雄人物的戏都要落在冬子身上。如果不落，就是压戏；如果落得不准，就会夺戏；如果落得好，就是垫戏。

掌握了这一环节，就可以放手把其他英雄人物写好。父亲把麻药让给其他伤员，自己忍痛动手术，是写父亲的戏，目的则是让冬子懂得：为了消灭所有的白狗子，使人民永远得解放，就要不怕苦，不怕死。母亲为掩护群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写母亲的戏，但落点仍在冬子身上，是为了熔铸冬子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阶级深情。在导演、摄影处理上，我们同样依据这一道理，运用电影镜头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始终把冬子置于事件和观众视线的中心。父亲远征前夕，画外是父母纵谈革命远景和对后代的期望，画面却多次出现了冬子在帐子里屏息谛听的面孔。当父亲撩开帐子抚摸孩子时，冬子虽装着睡觉，却控制不住眼角的两行热泪。这样，让观众清晰地看到革命长辈以自己的言行，把毛泽东思想的雨露点点滴滴洒进这棵革命幼芽的心田，也真切地感受到冬子心里的巨大波澜。这样的处理，既符合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又做到了“水涨船高”，突出了冬子的英雄形象。

三、掌握冬子性格发展的连贯性和阶段性，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影片的故事情节，是冬子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对他性格诸方面的描写中，既不是平均地、面面俱到地罗列，也不是孤立地、机械地拼凑，而是有主有从，主从结合，重点突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即主要侧面。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象的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冬子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切热爱，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整个情节就是围绕着这一主要性格特征而展开：紧扣住他同土豪胡汉三反复进行较量的矛盾冲突，把他他在红星照耀下从苦孩子成长为红军战士的思想发展的脉络，理成一条单纯、清晰、连贯的纵线。同时，在纵线安排上，通过冬子勇敢地拦截胡汉三潜逃，坚毅地忍住悲愤劝阻群众下山救母亲，机智地筹盐过卡，沉着地掀起一场群众夺米风暴，最后火烧、刀劈胡汉三等几个典型事件，在各个阶段上有层次地刻画他的思想深度。这样，就使影片的矛盾冲突，始终以冬子为中心，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也就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出冬子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发展到高度的阶级觉悟的成熟过程。

突出重点，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从横断面上突出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我们塑造冬子形象的重要艺术方法。在冬子成长过程中，有思想最活跃、情感最激荡、英勇性格表露得最鲜明的重场戏，我们决不零打碎敲、轻易放过，而是力求做到象革命样板戏精心设计成套的重要唱段和核心唱段那样细刻深掘，把戏做透做足。母亲从光荣入党到英勇牺牲这一段戏，是冬子性格成熟的关键，我们就集中笔墨，作为塑造“党的孩子”的形象的核心部分来描写。母亲宣誓入党时，以传来遵义会议喜讯为背景，金色的曙光透窗而入，烘托着冬子决心学习母亲、誓

做党的孩子的思想飞跃；母亲牺牲时，在那熊熊烈火的映照下，冬子的意志和党的要求已融为一体：“决不让群众吃亏”，是党对妈妈的要求，也是党和妈妈对冬子的要求，妈妈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在这里，我们为了强化冬子的感情高潮，用鲜明的两极镜头，多次重复展现了烈焰腾空的土楼和冬子激情澎湃的面容。一个比一个更大、更强的近景、特写镜头，刻画了冬子的感情起伏，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相结合，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无产阶级“没有感情”，“不会抒情”，我们必须通过文艺作品给予有力的回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哪里就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是最崇高、最壮美、最丰富的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刻画英雄人物现实斗争中的精神面貌时，动人地展现出他的远大理想；在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在银幕上充分地抒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振奋起来”。

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首先要求创作人员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有深厚的感情和正确的认识。冬子的经历中，有父亲远别，有母亲牺牲，当然决不能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去渲染所谓“生离”与“死别”，但也不能因为怕犯这样的错误而“退避三舍”。我们不回避描写革命的挫折失败和斗争的艰难困苦，甚至于流血牺牲，但一定要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敢于

抒发革命战士的豪迈激情和广阔胸怀。亲人行将远别，谈论的是入党、斗争和远大的革命理想；游击队风餐露宿，但透过一碗野菜汤、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满装着群众心意的盐筒，洋溢出温暖的阶级友爱；错误路线使革命战士陷入白色恐怖，但是富有想象的“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歌声却倾诉了他们坚信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母亲英勇牺牲，一个战士倒下去，接着就是烈火化作红旗，无数个新战士走进革命行列。在这里，只要准确地把握革命事业发展的主流和英雄人物思想的本质，就可以大胆地抒发革命之情。

既要敢于抒发革命之情，也要善于抒发革命之情。我们在创作中决心抛弃那种“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的庸人哲学，决不做懒汉懦夫，而要刻苦琢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的电影艺术，应该充分运用色彩、音乐、电影语言等多种艺术手段，为无产阶级英雄创造出激越而深邃的艺术意境。

绿色，是我们这部影片色彩的基调。它既符合江南风光和人物斗争生活的环境特征，又含有丰富的思想寓意。我们力求绿色正确还原，做到银幕“出绿”，使整个环境气氛充满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郁郁葱葱的青山翠竹，烘托冬子天天向上的战斗童年和欣欣向荣的革命事业。但是，把绿色作为色彩基调，并不排除其他色调的运用，特别对红色的运用。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党；绿色象征着冬子如同一棵新生的嫩芽，也象征着“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革命群众。“万绿丛中一点红”，红星、红旗在影片中起着点题作用。在母亲入党一场戏里，我们从抒发人物革命激情的需要出发，特意突出了红色。这场戏第一个镜头就是一面鲜红的党旗，温暖的红彩充满着整个银幕。黎明前的黑夜，

更把红色衬托得格外鲜艳夺目。当吴修竹畅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喷薄四射的红日，云雾缭绕的高山，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由色调、景物、音乐所构成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和冬子与母亲心头激荡的革命激情融汇在一起，使影片具有高亢、壮美的格调。这里，自然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抒发革命激情，需要特别注意电影语言的充分运用。所谓电影语言，就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气氛的渲染和镜头的组接，由视觉形象和音乐形象交织成的无言的电影艺术意境。这种形象的电影语言，和精炼的文学语言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求影片的对话要少。对话少而精，文学语言就突出了，电影语言也就多了，才能充分发挥电影综合艺术的特长。游击队营地之夜和冬子进姚湾镇筹盐，都是一句对话也没有，然而一系列少言以至无言的镜头，在相应的伴奏音乐烘托下，却“畅所欲言”地表现了同志之间、红军和群众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展示出冬子在党和群众的温暖怀抱里幸福成长的意境。此处无言胜有言，多少丰富的思想内涵尽在这不言之中。当然，这种无言的电影语言一定要有鲜明的动作性，能让观众透视到人物内心的激情。例如，在冬子参加柳溪战斗的一节戏里，为了描写他未能参战又急欲参战的心情，原来的设计是：冬子被留在村外后，他急切地爬上树梢了望，又悄悄下树奔向战场。这样处理，不足以准确、细致地表现他的强烈情绪。经过多次琢磨，拍摄时才改为冬子在溪畔青石上霍霍磨刀。磨刀这一动作，为冬子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觉形象，既展现了他渴望参加战斗的焦急心情，又揭示出他内心起伏着强烈的阶级仇恨。

竹排激流一场，描写冬子在群众斗争的大学校里经受了锻